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二十七回 讀詩箋眉顰花婉姐 換繡枕情注顧眉仙

卻說婉香見箋尾署著借紅生，因道：「原來是他。」寶珠忙問：「是誰？」婉香道：「我本來也不知道他，今兒眉仙打姑蘇送來一集子，是媚香樓女史，顧影憐的箋稿。這顧影憐便是眉仙的族妹，我在眉仙家裡也曾見過，長的真和《紅樓夢》上的林黛玉似的。他家也住在桃花塢，隔咱們家不遠，便常自來往的。大前年說往這裡來探親，我也不問是誰家。後來眉仙說是盛家。那盛家的太太和他太太是中表姐妹。因影憐的太太作故了，只一個叔子又不在家，所以便住在盛家去。前年子回來了，還來見我，他便換了一種愁眉淚眼的樣兒。問他說是叔子在揚州客死了，早晚便要奔喪去，別的也沒甚話。那時因三年不見，彼此生疏了，所以沒真心話對我講。及至他到揚州去了一會兒，忽然眉仙來托咱們叔叔去蘇州府裡存案。說影憐去的時候，帶了四個丫頭和五個老婆子，四個家丁，又他一個十二歲的小兄弟。僱了蘇州吳縣的民船，船戶叫什麼倪敬福，共是兩號大無錫快。前兒揚州信來，問影憐怎麼不去，他叔子要安葬了。核算日子影憐已去了六十八日，這裡倪敬福船又不回來。有說在揚子江被風翻了船了；有的說倪敬福本來是個歹人。請縣裡行文查去，又沒一點兒消息，所以存這一案。今兒偶翻翻他的集子，見有許多寄借紅生的詩詞，多是些幽怨纏綿的話頭。可見這首桃花塢的詩有根柢了。」寶珠呆呆的聽完，跌足稱恨道：「偏是天生這些美人一個個教他紅顏薄命，不得個好了局，可不恨死了人。」婉香道：「你且念下去我聽。」寶珠便又吟道：

山塘水裡絲絲柳，不係樓船係釣舟。

因道：「這詩感慨不少。」再吟道：

寒山煙水太模糊，月滿楓橋無酒沽。

不怪渡船小兒女，逢人故故問西湖。

婉香笑道：「這個有偏見，西湖哪及得寒山的風景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也是明知此地湖山好，偏要違心譽虎邱了。」又吟道：

鈿車陌上走鞦韆，樓上笙歌樓下聞。

冷眼吳門橋上望，華燈影裡雜青磷。

婉香道：「這又是指青陽地的，卻有一種感歎令人不忍卒讀。」寶珠又吟道：

吳水吳山像夢思，重來崔護又誰知。

桃花久已無顏色，惟有斜陽似舊時。

婉香聽這兩句，不禁淒然動色，眼圈兒紅了。寶珠卻沒看見。又吟道：

道旁愁煞雨絲絲，苦苦逢人問所知。

一語傳聞頓驚絕，五湖煙水葬西施。

婉香聽到這裡，不禁掉下淚來。寶珠亦俯仰孤望久之。又吟道：

怡園樓閣背山開，記說香車日日來。

狼藉桃花紅似血，如何不築避風台。

白石欄杆長綠苔，更無人處小徘徊。

亭前一樹森森柏，可有歸魂化鶴來？

寶珠道：「嚇！這正是悼亡詩了。寫得這樣沉痛，我讀不下了。」婉香要他念下去，寶珠又吟道：

媚香樓外更無人，顰翠嬌紅比不真。

袖出一編詩卷子，莫教錯認李香君。

寶珠道：「這便指那詩集子了。咳！寫的傷心。一個人凡心裡有了一個人，便西施、王嬙站在面前，也不入眼，何況現在普天下有幾個美人呢。」說著又念道：

乘驪橋上客乘驪，綺素衣衫雪滿頭。

一事思量差得意，女兒口裡說風流。

寶珠看了笑起來道：「果然是得意的事。」又念下去道：

欲別姑蘇無限愁，甘棠橋畔再勾留。

怪他溪水無知識，分作東西兩處流。

小船搖月出胥門，杯裡葡萄酒半溫。

行李不須親檢點，只防遺下一詩魂。

一路啼鴉莫浪催，篷窗處處把頭回。

山程水次須牢記，好倩西風吹夢來。

讀畢，兩人贊歎不已。見桌上還有一張箋紙，取來看時，見寫著怡園感事十六首。寶珠讀的得意，便朗吟起來：

西風無那惱人懷，一畝蒼苔綠半階。

盡說顧家園子好，不堪提起臥龍街。

入門風景太淒其，殘雪瀟瀟壓竹枝。

小小洞門圓似月，阿誰亭柱更題詩。

婉香因道：「這是他傷心的所在了。你瞧，只這兩首便成一片哀音了。」寶珠又念道：

奇石偃僂似老人，古苔斑駁困風塵。

坡仙已去焦桐死，還有何人解賞音。

波光塔影兩參差，南雪亭邊小立時。

燕子不歸春已半，夕陽閒煞好花枝。

石橋曲曲水彎彎，四面湖亭兩面山。

倚檻生憎一池水，歡容不照照愁顏。

梅花如雪繞吟廬，鐵笛吹來笑故吾。

若把寒梅比肥瘦，阿儂還不算清臞。

蒼鬆黃葉擁孤合，六扇文窗面水開。

十曲危欄憑不得，漫天飛雪撲人來。

松花亂落鳥無聲，杰閣登臨感慨生。

但說遠山眉黛好，如何不見畫眉人。

兩間屋子小於舟，止水無波靜不流。

盡有溪山好風景，片帆何苦去揚州。

八月西風下井梧，翠毛麼鳳恨何如。

生憎牆角如鉤月，照上窗紗一半無。
舊時月色尚依然，敲斷金釵散綺筵。
不怪雲英無處覓，如今舉宅盡成仙。
鋒霞洞裡綠成蔭，語燕啼鶯沒處尋。
幸是係鈴人去了，不然揉碎惜花心。
婆婆雲外小勾留，一點秋心合做愁。
岩桂高枝休折取，好花鬢插美人頭。
迴廊繞遍待如何，山水無情人嘯歌。
我愛桃花勝兒女，旁人不許更摹挲。
歲寒松柏見貞心，留得焦洞爨後音。
莫把平安問修竹，沉腰消瘦到於今。
山頂危亭四面開，層層石級凍莓苔。
叮嚀莫唱滄浪曲，我感滄桑一度來。

後面一行小字云：「長箋苦短，握筆腸斷。孤憤填臆，淚綴眉睫。不復能伸紙直書矣，別有短章容續呈政。前詩如獲賞音，額望情珠之報。此致珊枝閣下。」寶珠因道：「這詩我不敢和，還是姐姐代我和他幾首。」婉香道：「和詩倒不值什麼，只是又引起我一番愁緒。想影憐在日和我那樣講的來，照這詩看時，影憐定作故了，你想我哪不傷心！這會子我因他這詩，很想著家鄉風景。只怕其回去了，便不能再來，這也沒的說。明兒你替我備些禮物和這幾首兒詩，寄眉仙看去。」寶珠因皺眉道：「送他的禮物倒不容易。備重了又嫌俗套，輕了呢又不是。」婉香道：「那不用你費心，我早親手繡下了一堂矜毛花卉小屏和四個枕頂兒。只緊你去添些兒本地土產來，加上便得了。」寶珠道：「敢便是前兒在小桃花館繡的，那五彩的有一對兒鴛鴦的？還有一幅有兩個蟋蟀像活的似的那堂子屏麼？」婉香道：「是呢。」寶珠道：「許了我了，怎麼又送他去。那枕頂兒多管便是繡蝴蝶兒的，也許我的了，這個我不肯。」婉香笑道：「你又小器了。你不知道，他手上的針黹還比我好多呢。我做這個送他，他自然也做些別的送我，我便把他的給你，你不要嗎？可知道我的東西你要容易，他嚇便你給他磕一百頭，他也不肯輕易給你呢。」寶珠聽了這話，便甘心情願，反快活的了不得。因道：「那我再送他點兒好東西。」婉香嗤的一笑：「你有什麼稀罕物件兒？」寶珠道：「他沒到過杭州，自然沒逛過西湖。我拚幾天不玩，工工致致的畫一百頁青綠的西湖圖，定要把西湖的景致畫全了。再每張題一首詞兒，要和《白香詞譜》一百首的原韻，你看怎麼。」婉香道：「好果然好，只怕你沒這樣靜心。沒一個月畫不了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為他也講不得了。只你可能請他來咱們家玩玩，和你作個伴兒。」婉香道：「論他來也難說，好在他又沒爹媽兄弟，又沒結親。一門兒住一所園子，只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家人管理家務，他也不問一星兒事。自己愛哪樣便哪樣，閒常也南京、北京的親戚家玩去。一月兩月一年兩年不家來也常事，他怕誤了什麼事。只知道這裡府裡他肯不肯來。他生性高傲，不肯受人一點兒虧，也不肯沾人一點兒便宜。他和你家非親非眷，所以他沒說要來。不呵，他和我從小兒形影不離的。在家總一年三百六十日和他一塊兒吃睡坐玩，他哪捨得離這一年兩載。這會子我寫信去請他，或者來也難說。不來，你可不能和我廝纏。」寶珠連連作揖道：「好姐姐那麼就請發一個信去。」婉香道：「我病著呢，怎麼能寫字。你不忙，遲早我總請他來便了。」寶珠剛要說，忽晴煙進來道：「三老爺喊爺呢，有一會兒了。快去，快去。」寶珠吃了一驚，心裡疑惑不知又是什麼禍水到了。便舍下婉香，急急的向東正院來。且住，這一回有分教。

男人身手終須好，羅列金釵自不難。